

锦衣之下

JIN YI
ZHI XIA 上

蓝色狮 著

天赋异禀的六扇门女捕头杠上铁面傲娇锦衣卫，
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，却因惊天阴谋联手查案。
等待，有时候甚至强于出击

猫戏老鼠何谓输赢，
爱情就是一物降一物。

独家 陆绎×今夏婚后番外

ENO.倾力手绘封面
&
附赠海报

蓝色狮·著

ZH
IN
XI
A

上

锦衣之下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衣之下：全2册 / 蓝色狮著. — 哈尔滨：北方
文艺出版社, 2015. 1
ISBN 978-7-5317-3160-3

I. ①锦… II. ①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013024号

锦衣之下（全2册）

选题策划 / 石 颖 唐 婷
作 者 / 蓝色狮
责任编辑 / 王金秋 牟国煜
特约编辑 / 唐 婷
封面设计 / 黑桃捌
封面绘图 / ENO.
出版发行 / 北方文艺出版社
地 址 /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D栋526室
网 址 / <http://www.bfwy.com>
邮 编 / 150080
经 销 / 新华书店
印 刷 /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/ 710×1000mm 1/16
印 张 / 37
字 数 / 520千
版 次 / 2015年5月第1版
印 次 / 2015年5月第1次印刷
定 价 / 55.00元（全2册）
书 号 / ISBN 978-7-5317-3160-3

目录

001 | 第一章 先机 | 这位青衫者，今夏认得，锦衣卫中数一数二的高手。

014 | 第二章 生计 | “死者已矣。”

027 | 第三章 天赋 | “都是官家人，话说得太白，不好。”

046 | 第四章 故人 | “我确实不是什么坐怀不乱之人。只不过像你这样的，我没胃口。”

068 | 第五章 联手 | 这世上有种人，正是因为有本事，所以他才当乞丐。

093 | 第六章 暗示 | 思夫君兮太息，极劳心兮忡忡。

105 | 第七章 幌子 | “这世上嚼舌根的小人避是避不开的，陆某虽无清誉，但还想守着几分清白。”

121 | 第八章 诱饵 | 梦中，落英缤纷，有匪君子，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。

138 | 第九章 恩情 | 等待，有时候甚至强于出击。

153 | 第十章 内应 | “卑职觉得、觉得……大人相貌出众，就忍不住多看了两眼。”

170 | 第十一章 争锋 | 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。

185 | 第十二章 按捺 | 今日宜斋戒，有十万功德。

204 | 第十三章 尘事 | “这般月色，辜负了岂不是有些可惜。”

234 | 第十四章 表露 | 棋将怎么下，执子的人又怎么会告诉棋子。

255 | 第十五章 示弱 | “我保证今晚让你最喜欢的那个陪你。”

第一章 先机

十二弯，不大的小镇，因有河口的优势，每年春日都有成群结队的刀鱼到此处产卵。本地人自不必说，路过此地的旅人客商，坐下来歇脚用饭时，也都要尝尝鲜美的刀鱼。

禧同二楼的二楼，店小二殷勤地端上一道煨刀鱼，笑道：“两位客官，这煨刀鱼可是小店的一绝，两位尝尝，不好吃您就打我脸。”

紫袍客商是见惯这些店小二的殷勤劲儿，不耐烦地正待摆摆手让他下去，思量片刻又吩咐道：“和马夫说一声，今夜要连夜赶路，让他把马喂好了。”

“好嘞！我再给你包上些路菜，您路上饿了也有个嚼头是不是。”店小二乐颠颠地忙去。

坐在紫袍客商对面的夫人微微皱眉，半埋怨半撒娇地看着他：“怎么还要赶夜路？这里离京城已经很远，我想……”

紫袍客商抬手制止她再说下去，用筷子点点刀鱼：“还是稳妥些好。你不是爱吃鱼么，快吃吧。”

夫人似乎不敢违逆夫君，也未再多言，低下头去，举筷用饭。

片刻工夫后，店小二又端着两碗米饭上楼来，刚刚放到桌上，只觉一阵风自身边卷过，眨眼工夫凭空冒出一人坐到了紫袍客商与夫人的旁边。

“饿死小爷我了！”

坐夫人身边的那人瓜皮小帽，寻常青布直身，一副市井打扮，却是面有尘垢，风尘仆仆，刚坐下便自筷筒里取了双竹筷，胡乱在袖子上抹了抹，端过饭碗便往嘴里扒拉。间或着运筷如风，连着夹了好几口菜肴，吃得狼吞虎咽。

莫说店小二愣住了，便是紫袍客商与夫人也齐齐呆愣住，一时搞不清楚状况。

这瓜皮小帽边吃着，还不忘竖起个大拇指，含糊赞道：“这鱼好吃！”

店小二率先回过神来，只道此人与紫袍客商是一行人，忙赔笑道：“本店的煨刀鱼可是这附近十里八乡的一绝，是用火腿汤、鸡汤、笋汤煨的，所以鲜美无比。”

瓜皮小帽细细嚼了嚼，奇道：“怎么没刺？”说话间，又夹了好几筷子煨刀鱼塞入口中。

店小二笑道：“刀鱼本多刺，所以事先用快刀刮取鱼片，然后将刺尽数用钳抽取而出。”

“你们还真是不嫌费事。”

紫袍富商终于回过神来，怒不可遏地朝店小二道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！这个人从哪里冒出来的，吃白食的吗？！”

“您不认识他……”

店小二也吃了一惊，连忙就要赶人。

口中尚嚼个不停，瓜皮小帽腾出只手，自怀中掏出样物件，看也不看地朝店小二面前一挡：“……闲人勿扰。”

一见此物，店小二立马识趣地往后退。

“等等！”瓜皮小帽喊住他，用目光衡量了下盛着米饭的碗的大小，“再上……六碗饭！”

“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”

自是不敢得罪他们，店小二一溜烟地下楼去。

紫袍客商虽然看不见瓜皮小帽手中之物究竟是什么，心下却隐隐有些不安，一手扼住桌边，双目紧盯着他：“你……你究竟是谁？”

筷子在碗底紧着扒拉几下，将剩下的米粒全都扒拉进嘴里，瓜皮小帽这才放下碗，用袖子一抹嘴，皱着眉头看向紫袍客商直接开骂：“你说你也是，这一路跑什么！仗着长一身膘啊！害得小爷我连赶了几天路，连顿热乎饭都没吃上……”

“你到底是谁？！”紫袍客商语气微微有些颤抖。

瓜皮小帽将手中之物往桌上一拍，沉甸甸的铜制牌令，上面凹凸有致的“捕”字清晰无比。

“京城六扇门，有人托我给你带样东西。”瓜皮小帽探手入怀掏了掏，油滋滋的手自怀中摸了摸，搜出一卷纸递给紫袍客商。

紫袍客商刚展开，面上表情便凝固住了——这是一张通缉赏格，上面赫然就是他的头像。曹昆，男，四十二岁……

瓜皮小帽探身勾着头，对照着他的模样，点头道：“画得还挺像，从面相上看，你可能是鼻头没长好，肉太少，你觉得呢？”

说话间，旁边的夫人已知大事不妙，颤抖着挪动脚步，慢慢往边上挨。忽地筷影一闪，右手小指头传来一阵疼痛，她低首看去，小指头被竹筷稳稳夹住，动弹不得。

“齐丘氏，或者现在我应该唤你曹丘氏？”瓜皮小帽似笑非笑地看着她。

齐丘氏用力挣扎了几下，无奈那竹筷夹得甚紧，就如铁钳一般。

“坐下！”瓜皮小帽道，同时持筷的手微微一翻，将她的小指头朝后扳去。

齐丘氏疼痛难忍，只得颓然坐下，面露哀苦之色。

“你们俩也够狠的，私奔就私奔了，还杀了自家婢女，砍下婢女的头，将无头尸首换上齐丘氏的服饰再放到齐秀成家中，试图诬陷齐秀成杀妻。”瓜皮小帽摇了两下头，“好歹是夫妻一场，便是你爱上他人，又何至于这般阴毒。”

齐丘氏露出愤愤不平之色：“齐秀成没死？”

“那婢女虽然与你身形相同，却是处子之身，细微之处差别甚大，小爷我难道看不出么？”瓜皮小帽冷哼一声，啧啧叹道。

曹昆从怀里颤颤巍巍地摸出一小沓子银票，有二十两一张的、有五十两一张的，慢慢放到桌上。

“这些银两比赏格多出十倍不止，就请官爷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夫妻二人。”他乞求地望着。

看见一沓银票，瓜皮小帽两眼发光，饭也顾不上吃了，伸手拿过银票数起来，还来回数了两遍，喜道：“三百二十两！”

“是是是，不成敬意，请官爷收着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月月闹亏空？”瓜皮小帽自言自语地算计着，“我弟的私塾学费又该交了，上个月还买了一筐炭送先生，弄得我一点盈余都没有。”

曹昆心中刚刚升起一线希望，却又见瓜皮小帽换上一副无限惆怅的模样。

“我担忧的是，此事若传出去，我可就连差事都保不住了。我总不能为了这银子，把你们俩都杀了灭口吧。”

曹昆夫妻二人同时一震，脸色煞白如纸。

瓜皮小帽尚歪着头，认真地思考此事可能性，犹豫道：“……应该不能吧？”

见此已没有转圜余地，曹昆不再迟疑，他本就临窗而坐，趁着瓜皮小帽还在出神，站起来就翻出栏杆踩在屋檐瓦片上，往前跨了几步就准备往下跳……

“曹郎！”齐丘氏见曹昆竟然自顾自逃命，焦急唤道。

话音未落，曹昆已头也不回地跳了下去。

瓜皮小帽倒是一点都不着急，稳若泰山地接着吃菜，抬眼看见齐丘氏失魂落魄的模样，摇头叹道：“你谋害亲夫，跟着曹昆私奔。现下看来，他对你也不过如此。”

齐丘氏愣愣坐着，一言不发。

楼梯处响起脚步声，不是店小二，却是个大高个，手上还拖着一瘸一拐的曹昆，也不知是崴了脚还是折了腿。

“我说夏爷，下回把人往下丢的时候招呼一声行不行！”大高个提溜着曹昆，朝瓜皮小帽没好气道。

“这回不是我丢的，真不是，是他自己个往下跳的。”瓜皮小帽用筷子直点桌上的菜，“你饿了吧，快来吃。”

正巧店小二颤颤巍巍地端了六碗饭上来，瓜皮小帽递给大高个两碗，自己留了两碗，

然后在曹昆夫妻二人面前各放了一碗饭，见两人皆不动筷，遂催促道：“快吃啊！从这里回京城还得赶两日路呢，你们这会儿不吃，待会儿路上嚷嚷饿可没法子。”

曹昆腿疼得哎呀直叫，齐丘氏因被他伤了心，自顾别开脸，端了饭碗吃起来，只当没听见。

“这煨刀鱼……先用快刀刮取鱼片，再钳出刺来。”大高个夹鱼片入口，嚼了几下，“定是用火腿汤、鸡汤、笋汤煨的，虽然鲜美，却有喧宾夺主之嫌。其实这刀鱼自身已经非常鲜美，只要用蜜酒酿，加入清酱，清蒸既可。”

他说话这会儿工夫，瓜皮小帽已经比他多吃了七八口，满嘴鼓囊囊道：“你说你……当什么捕快，当厨子多好。”

“我也想啊，可惜我爹……”大高个叹了口气，夹了口豆腐，又接着叹气，“豆腐该用井水泡三次，去豆腥气才行，这豆腐最多才泡两次，这怎么能上桌呢。还有这炒笋片……”

待他把桌上的菜点评一溜下来，瓜皮小帽已经把饭都吃完了，向店小二要茶水漱口，接着又让店小二端盆水来洗脸。

“他们有辆大马车呢，咱们回去可以坐车，犯不上再骑马吃灰土。”瓜皮小帽拎着湿布巾，“这三日在马背上就没怎么下来过，都快把我颠散架了。”

湿布巾擦过脸颊，露出原本就白皙粉嫩的皮肤。瓜皮小帽索性摘下帽子，自怀中取出木梳蘸水，将头发也重新梳理了一遍，编成辫子绾起。

“你……你是姑娘？”齐丘氏愣住，原先以为她只是个长得分外俊秀的少年罢了。

“怎么，不行？”瓜皮小帽挑眉。

“不不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只是没想到六扇门中也有女儿家。”

“少见多怪。”

瓜皮小帽哼唧了一声，她本名袁今夏，今年十八，两年前因机缘巧合而入公门；与她同行者唤杨岳，年长她两岁。他二人皆在京城六扇门中当差。

简单梳洗完毕，收好木梳，今夏闲坐无事，便颇惆怅地将那沓子银票望着，叹了口气，接着又叹了口气，叹得杨岳鸡皮疙瘩直起。

“大杨……”她幽幽道。

杨岳手脚麻利地把银票揣入怀中：“先放我这里，等回了衙门，再登记入册。”

今夏泫然欲泣地将他望着：“我上有八十老母，下有……”

“你娘四十都不到，说这话，当心她打断你的腿。”杨岳连看都没看她一眼。

“母上大人深明大义，知道我为五斗米忍辱负重，别说八十，就算说她是八千岁也没事。”今夏大义凛然。

杨岳点点头：“你的腿是没事，不过我爹会打断我的腿。为了我的腿，只能请你家八千岁大人节哀了。”

杨岳口中的爹爹，便是杨程万，不仅是六扇门的捕头，还是今夏和杨岳的顶头上司。今夏的一身功夫，还有追踪等等技能，也都是杨程万所授。对于今夏来说，杨程万如师如

父，断然是违逆不得的。

两日之后，今夏与杨岳押着曹昆和齐丘氏回到京城，他们才进六扇门，想先将人犯交给刑部大狱看管，迎面正碰上捕头童宇。童宇入公门五年，却是个惯会对上司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辈，短短五年无甚功绩，竟也让他混上了捕头一职。

“你们总算回来了！抓两个人犯而已，竟去五日，年纪轻轻，整日偷懒怎么行……”童宇不满意地摇着头，“这就是曹昆和齐丘氏？”

“是。”

今夏对他原本就不待见，逼着自己在面皮上扯出点客套的笑意，拽着曹昆就要接着往里走。

可惜，童宇到底是十分碍眼。

他往她跟前伸手一拦：“正好，把人交给我吧，曹昆还涉及另外一宗通敌谋逆案，须得送往北镇抚司审讯。你们刚回来，蓬头垢面的，快去梳洗一番，我替你们把人送过去。”

只听到“北镇抚司”四个字，曹昆就吓得面如土色，直往后躲：“不不……不不……我不去……”

北镇抚司主管诏狱，又称为锦衣狱。现今世上人人皆知，诏狱与刑部大牢比起来，若说刑部大牢是天堂，那诏狱便是十八层地狱。一进诏狱，十九便无生理，狱内刑法残酷，入狱者五毒备尝，肢体不全。

见童宇伸手就要来拽曹昆，今夏便有点毛了。

依着她原本的性情，这时候就该把童宇一脚踹出三米远，不过这两年在衙门里面混饭吃，她也晓得自己是该拘一拘性子，官阶比自己高的，能不得罪最好还是不要得罪。每月两银子的俸禄，虽说是寒酸了些，但也总是白花花的银子。

一手拨开童宇，一手用力把曹昆拽到身后，她勉强僵硬笑道：“童捕头，人犯是我和大杨辛辛苦苦风餐露宿追踪了几日，好不容易才逮回来了，还没交到刑部呢。您一句话，说带走就带走，不太好吧？”

被她挡了手，童宇脸色微沉：“我告诉你，这是锦衣卫要人，存心耽误者，视为同谋，你担当得起吗？！”

“您这么说可不太合适，我们是底下苦当差的，劳心劳力，好不容易抓了这两人回来归案，怎么到您口中就成同谋了？”今夏干笑两声。在她看来，自己压着脾气，这般伏低做小，已经是憋屈得很。

可惜童宇丝毫没领这份情。

“少啰唆，赶紧把人给我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眼看今夏就要耍毛，杨岳忙打圆场道：“童捕头，曹昆身犯命案，刚刚缉拿归案，还未过堂审讯，不如等到这里结案定罪之后再把人送过去。”他性子素来宽厚，是个不愿生事的，又知道童宇行事小人行径，得罪了他，免不了日后被他暗地里使绊。

“那怎么行！锦衣卫要人谁敢耽误。你们俩别再啰唆，否则得罪了他们，大家都没好日子过。”

正说着，捕头杨程万自廊下一瘸一拐地行过来，朴刀在腰间轻晃。杨岳忙迎上前唤道：“爹爹。”

在杨程万面前，今夏收敛脾气，躬身拱手恭敬道：“头儿。”

“童捕头！”杨程万先与童宇打招呼，“可是有事？”

童宇虽与杨程万同为捕头，但向来是觉得杨程万这等瘸子也当捕头，着实是给六扇门丢人，当下重重一哼：“这两名要犯涉嫌通敌叛国，是锦衣卫要的人，我正要把人送过去，你这两个徒儿竟然百般阻挠……”

今夏打断他，急辩道：“人是我们刚抓回来的。”

杨程万抬手制止今夏再说下去，淡淡道：“方才我见外间已有锦衣卫在等候，你们还不快把人交给童捕头。”

“头儿！”今夏愤愤然。

“快点。”

杨程万发话，今夏不敢违逆，遂松了手，愤愤行到一旁。

童宇没好气地拽过曹昆。齐丘氏命不好，因与曹昆私逃，被视为同谋，也被他一并带走。

今夏在后头跟了几步，看着他带着两人拐过壁屏，侧堂老松下隐约可看见大红飞鱼服，果然是锦衣卫已经来了。自己前脚刚到，他们后脚就跟过来，她疑心城门外便有锦衣卫的眼线，一入城他们便已知晓。

她愤恨地咬牙，眼睁睁看着童宇把人交给锦衣卫。锦衣卫为首者背对着她，仅见身姿挺拔但看不见面目，倒是把童宇谄媚的嘴脸看得一清二楚。

今夏垂头丧气地复转回来，懊恼地瞥了眼杨程万：“头儿，你也忒让着他了。你说他到底是哪头的？六扇门的案子就可以不理，急巴巴地把人送去，谁不知道他是为了讨好锦衣卫。”

杨岳叹了口气：“有句话至少他没说过，得罪了锦衣卫，大家都没好日子过。”

今夏狠狠道：“天下刑狱，有三法司就够了，偏偏要弄出个锦衣卫横加阻挠，那还要三法司干什么，简直形同虚设！”

杨岳连忙就要去捂她的嘴，被今夏灵活闪过。

“我的小爷，你消停点！这话可不敢乱说。”杨岳改敲她的头。

“现下人犯还未归案就被他带走了，咱们这趟不是白跑了吗？！”今夏心疼得很，“原本还说抓到曹昆，另有嘉赏，早知道是一场空，我也就省些力气了。”

杨程万淡淡道：“人平安回来就好，你弟弟来问了好几回，你回去看看吧。”

确是惦记着家里人，又听弟弟来了好几次，不知道是否有事，今夏瞧向杨岳，不放心地叮嘱道：“嘉赏没有就算了，出差补助可一定得要回来，这件大事你可别办砸了。”

杨岳无奈地点头。

今夏这才快步离开。

正值春日，万树吐芽，京师繁华，人群熙熙攘攘。路两边各色店铺琳琅满目，面店里有蝴蝶面、水滑面、托掌面等等；糕饼店里有火烧、烙馍、银丝、油糕等等；精致些的糕饼还有象棋饼、骨牌糕、细皮薄脆、桃花烧卖等等。今夏闻着各色食物混杂在一块儿的香味，脚步轻快地在人群中穿梭着。

路过糖食店时，她脚步略滞，摸出身上所剩余钱数了数，犹豫一瞬，还是数出三枚铜板买了一小包琥珀糖揣入怀中。

绕过热闹的街市，拐进一条深巷，这巷子的前半截如个歪嘴葫芦般，巷口如葫芦口般又窄又小，进去之后却豁然开朗，过了第一个葫芦肚再行过小截窄道，便到了第二个葫芦肚。

今夏行至葫芦肚东侧的一扇斑驳木门前，推了推，推不动，便敲了敲。

片刻工夫，门吱嘎打开，一个新才留发、褐布圆领的少年朝她喜道：“姐！你回来了！”他正是今夏的弟弟，袁益。

今夏伸手捋了几下他额前的短发，边朝内走边问道：“最近有没有人欺负你？”不大的小院内，一方石磨沉甸甸地盘踞在西侧，还有墙脚一溜边的酱坛子，终日不散的豆腥味弥漫其间。

“没有，自从你上次收拾了卖猪肉家的三小子，他们再也不敢撕我的书了。”袁益跟在她后头。

看着自己这个纤弱有余刚勇不足的弟弟，今夏颇遗憾地叹了口气，想当年她在他的这个年纪，已经是打遍全西凤街的孩子头，战绩累累。邻街常有来踢馆的，一概被她灭得服服帖帖。虽说因为在外打架而没少挨爹娘的揍，但要当人上人，总是要吃些苦中苦，这个道理她明白得很。

只可惜这人上人的辉煌时代与她的孩提时代一块儿终结，此后的日子……她颇惆怅地叹了口气，然后问：“……爹和娘卖豆腐还没回来？”

袁益朝她打了个噤声的手势，手指指内屋，压低嗓门道：“爹爹卖豆腐去了，娘在里头睡着呢。昨晚她去了新丰桥头卖卤豆干，很晚才回来。”

今夏望着内屋的窗子，心中暗叹，又从怀中摸出那包琥珀糖递给袁益。

袁益打开来，看见是琥珀糖，埋怨道：“我都这么大了，姐你怎么还把我当小孩子哄。”

“不想吃算了，”今夏伸手欲抢，“我自己留着。”

袁益连忙躲开，迅速塞了一块入口，将剩下的包好揣入怀中。

“杨头说你去衙门找了我几次，什么事？”今夏问他。

袁益朝里屋努努嘴，小声道：“娘让我去的，问你什么时候回来。”

“家里又缺钱了？”

“收摊位费的董大肚这个月娶儿媳，娘说一定得送贺礼。”

今夏诧异道：“我记得他去年就娶过儿媳妇了，怎么还娶？”

“他有四个儿子呢。”

“……”

今夏扶额头呻吟了一声，忽又想到之前曹昆塞给自己的那沓银票，越发惆怅。

里屋传来床板的声响，像是有人翻了个身，紧接着便听见声音：“夏儿，你回来了？”

“呃。”今夏迈步进屋，见袁陈氏正起身，“娘，我把你吵醒了吧？”

“没事，我本来就该起来了。”袁陈氏披上灰褐长袄，目光先在今夏身上打量了一番，“路上还好？没伤着吧？”

“没有！当然没有。”今夏笑道。

“人也抓着了？”

“抓着了……”今夏支吾着。

袁陈氏脸色一喜，手立时朝她伸过来：“你先前说这犯人要紧，抓着了有嘉赏，正好，把赏下来的银子给我，我得赶紧上街给董家买贺礼去。”

今夏讪讪道：“没……没领到银子，人刚抓回来就被带到北镇抚司去了。”

袁陈氏愣了片刻，随即道：“那北镇抚司也该给你银子啊，人是你抓的！”

“是这么个理没错，可谁有能耐找锦衣卫讨银子去。”今夏不敢正视她，低下头用脚轻轻铲灰地上的小凹陷。

听了这话，袁陈氏又发了一会儿愣，才皱眉道：“行了，你去洗洗换身衣裳吧，这身衣裳都快馊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姑娘家当什么捕快，又苦又累还不像个样子，你和你爹当初若是肯听我的，把你嫁给城东头做糕饼的孙家，至少两家之间还能彼此帮衬着点。别看前年孙家落魄了些，今年孙家做桃花烧卖，卖得红火着呢，还在新丰桥买了个铺面。你当初若嫁入他家，现在说不定就是当少奶奶的命，何至于像现在这个样子。你知不知道，孙吉星媳妇已经怀上了，你说你……”

娘亲这番说辞是陈腔滥调，今夏早就听得习惯，喏喏地退了出来，朝袁益扮了个鬼脸，自去灶间烧水，以备沐浴之用。

“姐，还有个事儿……”袁益跟进灶间来，帮着她舀水，一脸的神秘，“你可别怪我没告诉你——前日娘把王媒婆请来了。”

闻言，今夏将眉毛轻轻一挑，警惕地盯住袁益。

“我蹲窗户底下听了一会儿，这回娘看上的是易先生家的老三。”

今夏受了惊吓般地将眉毛挑得更高了：“易先生？！就是……就是你的夫子？”

袁益点点头。

易先生正是袁益的私塾老师，家中三子，也皆是读书人，货真价实的书香门第。今夏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样的人家怎么可能看上她？

因为儿时战绩过丰，今夏的名头委实响亮了些，旧日里街坊邻里提起她来，常以夜叉、大虫等物作为后缀。她乍听时甚不自在，后来偶然间看了一闲书，书中的夜叉大虫是星

宿下凡，世人皆惧，而后上了山当好汉，大碗喝酒大块吃肉，她对此颇为神往，对街坊邻里这般称呼便视为美称。

她当了捕快之后，因算是官家的人，这美称在邻里口中便渐渐淡了，而袁家有个颇生猛的闺女倒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事，更别提媒婆了。袁陈氏拘不住闺女，眼见她一日比一日大了，无人上门提亲，很是惆怅。她咬着牙根狠狠地想：待我备上一份厚厚的嫁妆，不愁你们不上门求着我！

为了攒嫁妆，袁陈氏日里卖豆腐，夜里卖豆干，很是艰苦。今夏为名头所累，身为一只颇具分量的赔钱货，在此事上没说话的份儿，只得夹着尾巴拼命抓贼，也很是艰苦。

当下听说娘亲居然看上了易先生家的老三，今夏第一个反应便是娘亲到底攒了多少嫁妆，居然能让易家动心。再转而一想，娘亲这个主意着实一劳永逸：若是她嫁入易家，作为小舅子，袁益接下来几年的私塾费用便可全省下来，还有夏日的冰敬冬日的炭敬都可免掉，确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这些开销都省下来，那嫁妆也可回本了。

使劲敲了敲额头，今夏烦躁地看着灶膛里噼里啪啦燃烧的柴枝，又往里头塞了一把。

上灯时分，金水河缓缓流淌，倒映出两岸无数璀璨灯火。

河面上除了可听曲的画舫，还有划着船卖艺的，头上攒花的汉子打着赤膊，若岸上有人抛银钱下来，马上笑容可掬地唱个喏后便爬到船上高耸的竹竿上，朝水中一跃而下，在空中还有花活，或转身或翻筋斗，方才入水。

岸上酒楼高低比邻，街面桥头小摊小担摆了一溜。

今夏歪靠在桥栏小石狮子旁，百无聊赖地守着卤豆干的小摊子，听着旁边酒楼上传来的丝竹之音以及人声喧哗，目光定定落在河面上。她今夜原是来帮忙的，但娘亲大概是昨夜里受了些风，加上心中杂事烦闷，脑仁一直隐隐作痛。今夏劝她回家歇息，而袁陈氏不放心她照看摊子，今夏只得起誓赌咒百般保证会老老实实守着摊子绝不多事，袁陈氏又反复叮嘱了好几遍，才一步三回头地先行回去歇息。

“来两串豆干，加辣油！”有个带笑的声音道。

今夏回过神来，抬头看见杨岳，奇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？”

“刚送了两条腌鱼去你家，正碰见你娘，顺便把你的出差补助给她了，她说你在这里守着摊子。”杨岳也不见外，自己动手捞了串豆干，淋上辣油，“我爹说明日一早让咱们跟他去趟兵部司务厅。”

“哦。”今夏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声，“司务厅又丢东西了？”

“鬼才知道。”杨岳循着她的目光往河面上望去，好奇道，“看什么呢？”

“看见那个跳水杂耍的没有？”今夏努努嘴。

随着她的话语声，赤膊汉子以一个漂亮的后空翻自高竿上跃下，抱膝连打了三个筋斗，扑通一声穿入水中……正是春寒料峭时，河面虽未结冰，河水却是冷得刺骨，杨岳不禁缩了缩脖子，替那人打了个哆嗦。

“我卖三串豆干的工夫，他都跳八回了。”今夏无限羡慕地望着爬上船的赤膊汉子，“他蹦跶一晚上就抵得上咱们一个月的月俸，你说咱们还当捕快干什么？”

“你不嫌冷？”

“你会嫌银子冷么？”

今夏低头看向小山般的一堆卤豆干，也不知何时才能卖完，长叹口气。

“又缺银子了？”杨岳很是了解她。

今夏还未回答，摊子前便来了人——

“要四串豆干，两串浇辣汁，两串撒梅子粉，越酸越好，我娘子现下就想吃点酸的。”宠溺的语气听得人浑身直起鸡皮疙瘩，正是陪着老婆来逛夜市的孙家老大孙吉星。

尽管很不愿抬眼，但冲着收钱的分上，今夏还是快手快脚地弄好豆干递过去，面无表情道：“四个铜板，谢谢。”

孙吉星付钱。孙氏接过卤豆干，眨眨眼看她：“咦，今夏，怎么是你在看摊子？你不用抓贼么？”

“……咳咳……是特殊任务。”今夏压低声音凑过去，“近来官府正在部署一桩大行动，你们没事少在街面上走动，尤其你怀了身孕，磕着碰着就更不好了。”

孙吉星一听便紧张起来：“当真？！”

今夏示意他们看向旁边的杨岳，反问道：“要不然你以为我们两人杵在这里……真是为了卖豆干？”

孙吉星忙搀着娘子急急回家去，杨岳目送他们背影消失在人群中，才朝今夏诧异道：“好端端的，吓他们做什么？”

“他们这对恩爱夫妻在我娘面前转悠一圈，我娘回去就得埋怨我一车的话，我还不能还嘴，真能把人生生憋屈死。”

她烦恼地捏捏眉心，忽地听见左侧人群中起了一阵喧闹，正欲伸头张望，便见有一头戴飘飘巾身穿三镶道袍的男子跌过行人重重摔过来，不偏不倚正摔在她的豆干摊子上，立时卤豆干洒了一地，各色酱汁四下飞溅！

“喂！你……”

见他手上尚拿着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，显然是走街的算命先生，今夏伸手欲去拉他，不料算命先生反手挥来，袖底露出雪亮的长匕首，蓝芒冰冷，一望便知刀刃上抹了剧毒。

“小心！”杨岳大骇，抢上前去。

这一变故甚是突然，饶得今夏反应机敏，及时侧身，匕首还是斜斜削去她半幅衣袖。

杨岳已出手，却有人后发先至，只见一青影掠过，凌空飞腿直接将算命先生踢得呕出鲜血，只能撑在地上勉力挣扎着。

“说！把密报藏在哪里？”

来者身穿竹青实地纱金补行衣，本色厢带，甚是轩昂齐整，一脚踏在算命先生持匕首的手腕上，语气冰冷得像是渗出丝丝寒气。

“……不知道！”算命先生疼得冷汗直冒。

这位青衫者，今夏认得。

当今天下，位高权重者，刨去高高在上却只一心向道的圣上，独剩下二人。一个是严嵩，内阁首辅，在朝中结党营私，自不必说。还有一人，陆炳，锦衣卫最高指挥使，他和世宗是从小一块儿长大的好哥们，还曾冒着生命危险冲入火中救出圣上。他和圣上的关系就一个字铁，两个字瓷实，三个字没得说。陆炳严格意义上来说还算是个不错的官，虽说排除异己，大权独揽，但至少恪尽职守，也确实平反了诏狱中不少冤案，不过满朝皆知，他与严嵩交好。

锦衣卫最高指挥使大人的风采，今夏是领略过的，陆炳其人剑眉星目，长须飘飘，器宇轩昂，目光流转，不怒而威，很是慑人。

而今夏眼前的这位青衫者，正是陆炳的儿子，陆绎。陆炳是武状元出身，而据说陆绎武功高强，不在其父之下，是锦衣卫中数一数二的高手。

在她看来，就相貌而言，陆绎应该是肖似其母，威武不足而俊秀有余，唯独那双眸子酷似其父，神色间波澜不惊，与年纪不大相称的沉稳，又多了几分清冷。

陆绎的脚微旋，加了点力道，今夏觉得自己甚至能听见算命先生手腕骨头在噼啪作响。

“我……真的……不知道！”算命先生的声音凄厉至极。

这位算命先生身携抹毒匕首，自然绝非善类，今夏虽然知道锦衣卫向来手重，但他这般的逼供，她还是有点忍不住，上前开口道：“不知这位算命先生所犯何事？便是要审讯也该……”

她话才说了一半，陆绎连眼皮都未抬，衣襟摆动，露出系在腰际的锦衣卫腰牌，冷冷道：“官府办案，闲杂人等让开！”

一见来者是锦衣卫，周遭围观的百姓饶是再好奇，也不敢再看下去，悄然无声地迅速散开。原本还热热闹闹的新丰桥头很快变得冷冷清清。

其间又有四人赶到，皆清一色万字巾青蓝长身罩甲革带皂皮靴，正是锦衣卫校尉的装束。这四人至陆绎前，恭敬施礼禀报道：“大公子，曹昆已死。”

今夏听见曹昆两个字，已然明白了点什么，免不了暗叹口气：不过半日工夫，曹昆果然受不酷刑，给折腾死了。

当捕快这两年多，今夏性子自是拘了不少，给自己也书了许多人生格言，例如：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识时务者为俊杰等等。给自己的人生规划，自然是朝着俊杰这条路一路狂奔。当下她虽然看不惯锦衣卫这副高高在上的德行，可六扇门也确是无权干涉锦衣卫的案子，原也想走，但目光落到一地豆腐渣上，再想到娘亲的脸色，一句“人为财死鸟为食亡”的格言就适时地冒出来。

她尽可能让声音带上点哭腔，最好有楚楚可怜的效果：“官爷，你们办案也不能砸了我的摊子啊！”

没人应，也许压根没人听见。

陆绎不堪其烦地皱了下眉头，指着算命先生道：“带回诏狱！”

算命先生自是知道诏狱可怖之处，脸色惨变，忽然猛力起身挣扎，竟不是为了逃走，而是揉身扑在那柄抹毒的匕首上……

那毒甚是霸道，不过眨眼工夫，算命先生口吐黑血，一命呜呼。

陆绎眉头紧锁，言简意赅地下令道：“搜身。”

四名锦衣卫将算命先生的尸首一通细搜。今夏与杨岳冷眼旁观。看着他们从头到脚，解开尸首的发髻，再到贴身衣物，连鞋底都被划开来，以防藏物。

“活做得还挺细。”杨岳瞧着，朝今夏耳语。

今夏对此不屑一顾：“这有什么，熟能生巧而已，顶多也就是咱们衙门里仵作的水准，一帮子粗人。”

陆绎背对着他们俩，也不知是否听见了，微微侧头，余光寒冷如冰，弄得本待说话的杨岳收了声。

“陆大人，没有！”搜查完毕，校尉向陆绎禀道。

“你猜他们在找什么？”出于捕快的本能，杨岳很好奇，压低声音问今夏。

之前杨岳说兵部司务厅丢了东西，而曹昆正是兵部的，今夏心中已经隐隐猜到，只是不便说出，便道：“这还用说，肯定是关系军国大事的大案。”

陆绎再次侧头，虽然没有说话，但眼底寒光的意思很明显：闭嘴！

现下对于今夏来说，迫在眉睫的事情倒不是什么军国大事，而是眼前这个被砸烂的豆干摊子。于是她再度开口，语气诚恳而朴实：“官爷，我这些豆干其实不贵，您给个二两银子也就够了。”

与此同时，其中一名校尉满面担忧地对陆绎道：“两个人都死了，又找不到图，都督那边……”

“咳咳，”今夏迫不得已在后头提高了嗓门，“几位官爷，你们至少应该赔点银子吧！”

她的声音又脆又亮，很难让人忽视，这下子，不仅仅陆绎，连一众锦衣卫也全都看过来了。

“二两银子就够了。”今夏陪着笑，示意他们去看一地的卤豆干碎渣。

“找死啊你！还不赶紧滚！”一名校尉恶形恶状朝她喝道。

在银两问题上，今夏向来很有韧性，寸步不移：“赔了银子我就走，不然我没法跟我娘交代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校尉逼上前作势欲打，被陆绎一个厌烦的摆手制止住。

“给她银子让他们滚！”大事当前，陆绎显然不愿多生事端，更不想再看见无关的闲杂人等。

他的命令校尉不敢不听，只得取出钱袋，丢了二两银子给今夏。

今夏喜滋滋地收好银子，与杨岳准备离开，行出几步之后，刹住脚步回头看向陆绎，心情甚好地提醒道：“我不知道诸位官爷在找什么，不过他的衣袖上有青苔的痕迹，鞋子半

湿，我猜他在之前刚刚去过距离河水很近的地方，比如桥洞之类的。”

陆绎盯了她一眼，然后单膝蹲下查看，果然在算命先生的左右衣袖都有蹭过青苔的痕迹。

“那个地方有点高，所以他把脚垫起来了，左手扶着墙，用右手去够。”今夏继续道，“若我没猜错的话，他左手的指甲缝里会留有青苔屑。”

陆绎执起尸首的左手仔细察看，果然在中指缝中发现几星青绿，若有所思。

今夏见他已明白，便转身离开，身上揣着二两银子，脚步比平常轻快许多。

“早就说他们是一帮子粗人，就知道打打杀杀，上不得台面。”对于锦衣卫这套作风，她很是不屑，边走边朝杨岳道，“他们若是能干些，明天早上咱们就不用去兵部司务厅了。”

“你又知道？”

“人都死光了，东西也找着了，还有我们什么事？”今夏想想又觉得有点惋惜，“早知道曹昆通敌，赏格也该高些才对！”

半个时辰后，裹在油布内的蓟州布防图在一处桥墩凹处被找到。算命先生真名为宋永文，实际上是隐藏在京城内的双面细作，专门收集情报然后高价卖出。曹昆得罪上司，被调离京城，为报复偷出布防图卖给宋永文，而后携齐丘氏私逃。

案情告结，锦衣卫指挥使陆炳深夜进宫，嘉靖余怒未消，下令革去兵部尚书、兵部左侍郎、兵部右侍郎一年俸禄。